



莊子肅齋口義卷之六

肅齋林希逸

莊子外篇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  
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  
爲盡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  
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  
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  
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  
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

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涇濁也黃河之水驟至而濁拍滿兩岸故曰  
涇流之大兩涘非涇渭之涇也者涯河中洲  
者也者涯兩字一般輕重若以涯訓際則間  
字下不得不辨牛馬遠而見不明也不見水  
端不知水之自來也洋海中也若海神名也  
世間道理千般萬般只聞其百自以為多聞  
道百三字想古有此語意在夫子與伯夷故  
借河海以言之大方大道也  
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

蟲不可以語於水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  
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  
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  
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  
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  
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  
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  
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  
以自多

拘於虛者言局於其所居也篤於時者言所

知止一時也螻蛄不知春秋之類知爾醜者  
言知自愧也尾閭沃焦也出山海經言海水  
至此隨沃隨乾以海比之天地但見其小豈  
知其大禪家所謂任大也須從地起更高猶  
自有天來便是此意

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  
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  
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  
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  
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  
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  
爲各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  
之自多於水乎

壘空小穴也蜂窠之類人卒人衆也人在萬  
物之中只爲一物之數此合太虛之間凡有  
名可名者論之也其在九州之內又只是一  
件此合草木鳥獸論之也此兩句發得極妙  
樂軒云乾坤雖大人身小拳石空中作勝游  
便是此意世界之小如此五帝三王萬聖千  
賢所知所能不出其內似此說話固是曠遠

發得亦自有理伯夷辭之以爲名夫子語之  
以爲博此語從前誰道得任士任事之人言  
治世之士也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  
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  
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  
無窮證彘今故故遙而不悶撥而不跂知時無  
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  
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禍知終始  
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  
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  
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  
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  
足以窮至大之域

這一轉話又好前言其大於此又言無小無  
大即所謂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太山爲  
小也物量無窮言物不可得而量度也時無  
止言寒暑晝夜相尋無已也分無常言有無  
得失人之分劑或先或後初無定也終始無  
故言無終無始無新無故也是故大知者謂

有大智之人而後有下面四知也觀遠猶近  
故不以大小爲多寡而後知量之無窮也證  
鄉考明也今故今古也明於今古之爲一故  
迎而未至者雖遠而不憂撥而可取者雖易  
而不跂待之而後知時之無定止也盈得也  
虛失也盈虛消長與時偕行不以此爲喜愠  
而後知分劑之無常也明乎坦塗者猶曰識  
乎正道也由乎正道而生死聽之卽壽夭不  
貳脩身以俟之意明乎此則知終亦猶始不  
可以終爲故也此便是原始要終之說人之

所知者人也其所不知者天也且如旣生之  
後我則知之未生之前我何由知之卽禪家  
所謂父母未生以前道一句子至小我也至  
大天也以我至小欲窮至大之天宜乎迷亂  
而不樂此數語若在禪家便是一大公案也  
莊子卽等閑說了自是故大知而下是解上  
面數句其辭伸縮長短齊而不齊此文法也  
倪端也域方所也語其小而無端窮其大而  
無所故曰何以定至細之倪何以窮至大之  
域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埽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此一轉又好至精者無形細也不曰至小而曰至精皆是文之活處信情者謂信乎此語

之實耶自細視大者不盡管中窺天之類也自大視細者不明鵬鳥下視野馬塵埃之類也小之微者曰精言小而又小者也大之盛者曰埽言大而又大者也殷盛也異便異宜也就小大上又生出此兩句也是精絕無形之小不可以數分曰毛曰芴亦不可也圍之大不可以數盡曰秭曰兆亦不可也物無精粗皆局於形故可以言論可以意推若小者大者皆無形則言不可論意不可極既曰無形則不可以精粗言矣故曰不期精粗

焉察致者察其極至也

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爲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專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耻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分無已約分之至也

雖不害物而亦不以愛物爲能故曰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門隸賤役而求利者也如曰

雖執鞭之事吾亦爲之我雖不求利而亦不以賤役而求利者爲非故曰動不爲利不賤門隸纔有賤役貴己之念則有迹矣我不爭貨財而亦不以辭讓爲能故曰貨財不爭不多辭讓以辭讓自多則近名矣事事皆自爲之而無所資於人然亦不盡用其力以自食故曰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言有餘不敢盡也貪汙之人亦不鄙賤之爾爲爾我爲我也故曰不賤貪汙其行實異乎人而不自爲崖異故曰行殊乎俗不多辟異也辟僻也辟



異崖異也爲在從衆和光同塵也不賤佞諂  
由由然與處焉能免我之意也不賤不鄙惡  
之也若此等人無是分非混同細大此則道  
人也至德也大人也不聞無名也不得無得  
無喪也約分者言會至理於至約而盡已分  
之事也聞曰我聞於古有此語也約分卽盡  
已也但如此換字耳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  
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  
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以

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  
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  
也知豪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覩矣以功觀之  
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  
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  
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  
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  
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

前言不賤門隸不賤貪汙所以換此一轉又  
添箇貴賤與細大同說若物之外內者合物

之內外而論之也。至極也。惡至何者爲極也。貴賤小大求其端倪於何而極盡其理。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雞壅豨苓時乎爲帝也。在我則不見。在彼則知之。百骸九竅眩而存焉。其遁相爲君臣乎。亦此意也。此一句下得最好。貴賤不在已。卽軒冕儻來寄之意也。差等差也。天地只此稊米豪末。可敵泰山。則其等差之數不足言。蓋可見矣。功分。功分。勞分。限也。各任一職。以爲功。故曰功分。農商工賈隨分。以致其力。而世間少一件不得。亦猶東西南

北。雖相反。而不可以相無也。越操者。趨向志操也。以堯爲是。以桀爲非。固趣操之當然。然以不有廢者。君何以興。觀之。則趣操之不可定。可見矣。因其大小。因其有無。因其然非。卽齊物因是之意。

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

把堯舜與之噲湯武與白公相形而言。此皆憤時之激論。中間多有此類。但觀其文勢可

也

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室穴言殊器也騏驎  
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  
鴟鵂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  
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  
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  
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  
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  
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  
默默乎河伯汝惡知貴賤之門大小之家

梁屋梁也麗音禮屋棟也大小各有所用故  
曰殊器騏驎狸狌各有所能故曰殊技鴟鵂  
訓狐也梟也夜則眼明見日則暗性不同也  
是非治亂不能相無亦世人之所必有者故  
以殊器殊技殊性者而喻之天地陰陽亦喻  
其不可相無也篡夫義徒卽是堯桀之論  
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  
吾終柰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  
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  
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

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汎汎乎其若  
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  
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  
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  
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  
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  
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  
將自化

這一問又好言旣無貴賤旣無是非則我之  
辭受取舍將何所從衍寬俗也反反而求之  
也以道觀之而無貴賤則反求於吾身自綽  
綽寬裕故曰反衍若以貴賤是非自爲拘束  
則與道相違矣故曰無拘其志與道大蹇蹇  
違礙也施則有多有少謝去其施則無多無  
少故曰謝施若執一而行拘於多少之施則  
與道差池矣故曰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國之  
有君祭之有社皆論此心以道爲主也而無  
所用其私故曰無私德無私福此心廣大如  
四方之外無所極窮則無私畦町矣故曰無  
所畛域三句三箇其字下得自別萬物皆備

於我是兼懷也而無所私愛故曰其孰承翼  
承翼拱扶之也此二字形容私愛之意無方  
卽無心也我旣無心則物無短長亦無生死  
不恃其成卽前所謂不雄成也盈虛隨時不  
可一定故曰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不位不  
定也無古今則年不可舉無去無來則時不  
可止矣大義卽大道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  
卽所謂逝者如斯夫變動轉移無時不然何  
者爲爲何者爲不爲是皆聽造化自然而已  
故曰夫固將自化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耶北海若曰知道者必  
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  
害已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  
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  
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  
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躡躡  
而屈伸反要而語極

此一問又好言旣聽造化之所爲則人亦不  
必學道矣宋文公問荅書中廖德明亦曾有  
此問文公皆不魯荅想難言也莊子到這裏

說箇權字自是作家又有不以物害己一句  
愈自分曉看來莊子見道自是親切特讀其  
書者看他不破道揔言也理事物各有之理  
也權用之在我者有道之全體而後有此大  
用也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知輕重也水火  
禽獸盜賊四句着四弗能字却以非謂一句  
結之看他語脉極是下得有力薄迫近之也  
至德之人固知事事有數豈物所能害然亦  
不謂恃此可以薄之而不能也譬如死於水  
火固曰有命自投於水火可乎下云謹於去

就其意愈明亦猶孟子曰知命者不立巖墻  
之下也察安危定禍福謹去就便是道心中  
有人心何嘗皆說聽之自然莊子到此處何  
嘗鶻突寧定也天在內人在外卽前篇所謂  
主者天道臣者人道也德在乎天此言自然  
之德也而必曰知天人之行這箇知字便從  
人心上起來本乎自然而安於其所得故曰  
本乎天位乎得此句又屬道心位居之安也  
躋躡進退也屈伸進退各循其理此句又屬  
人心發明至此道之至要也理之至極也故

曰反要而語極猶孟子曰將以反說約也

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這數句發得人心道心愈分曉牛馬四足得於天自然者不絡不穿將無所用此便是人心一段事以人滅天以故滅命貪得而殉名則人心到此流於危矣三言無以乃禁止之辭猶四勿也既知天又知人於此謹守而勿失則天理全矣故曰是謂反其真命天理也

故人事也得得失之得也

夔憐蚊虻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蚊曰吾以一足跚蹀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柰何蚊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子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蚊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耶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余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余蓬蓬然

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躡  
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  
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  
之

夔無角一足而行百山海經蚺見足蟲也蛇  
無足者也自一足說到無足皆言天機自然  
之動可謂世間至奇之文中間又以人之唾  
喻蚺之足此處又妙其末却歸在風上而目  
與心兩項却不說此皆文字變換奇而又奇  
者也躡蹕一足行之貌也無如矣無似我者

也何可易耶不可變易也有似有可見之像  
也蓬蓬然風聲也指我以手指風也躡我以  
足踐風也就風之中文添說箇小不勝大勝  
愈見奇特即人衆勝天天定勝入之意小雖  
不勝而大勝則萬物孰能出於造化之外哉  
自然而然而者物物不可違也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乎路  
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  
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  
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



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此段只言時命自然非人力所預知道者又何懼焉中間以漁父獵夫烈士比聖人亦自有理由處也今其止息不必言之意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辨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訖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埴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鼃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手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跣還軒鱗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鼃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

是遂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塹井之蛙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境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螭負山商鉅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塹井之蛙與且彼方趾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辨是直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公孫龍當時之辨者也指其名而言之所以闢之也井蛙海鼈之喻都是撰出不知這老子胸中如何有許多劣相蚘井中赤蟲也蟬螳螂也坎井之地蚘蟬科斗皆周旋其中故

曰還軒蠅與科斗九年之水七年之旱人人  
如此說安得水旱如此之久信然人類盡矣  
莊子添箇十年九潦八年七旱字便自別了  
這般等閑處亦看得筆力適適猶獠獠也商  
蚺小虫也跣踏也大皇天也下踏黃泉上登  
于天言其見趣之高遠也真然即釋然也四  
解四達也淪於不測所入者深也始於玄冥  
言在於無極之先也反於大通歸於至道也  
以察察之小明而欲窮索之以言辨亦小  
乎邯鄲失行之喻尤佳國能邯鄲國中所能  
之步也學未成而故步又失所以匍匐歸也  
列子所言魏牟公孫龍與此全異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  
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  
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  
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  
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  
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往先者往見之先道此意也以境內累者言  
欲托之以國也死留骨生曳尾之喻真是奇

特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鷦鷯子知之乎夫鷦鷯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鷦鷯得腐鼠鷦鷯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

嚇恐奪其食而爲此聲也以鷦鷯之腐鼠而嚇鳳比惠子以國相而嚇我不知此老何處得許多好譬喻自莊子而下爲文字者無非竊

其機關這一部書天地間如何少得莊子惠子最相厚善此事未必有之戲以相譏爾練實竹實也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這一般說話又奇循其本者請反其初也言

汝當初問我非魚安知魚之樂是汝知我之意方有此問汝既如此知我則我於濠上亦如此知魚也二人最爲相知想當時對語亦自可觀

此篇河伯海若問荅正好與傳燈錄忠國師無情說法無心成佛問荅同看大慧云這老子軟頑撞着這僧又軟頑黏住了問謂其家活大門戶大波瀾闍命根斷這數語莊子却當得

外篇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天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惜懼又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烈

士爲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躡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害無有哉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耶果不樂耶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群趣者誣誣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爲幾存

此篇乃是以以前篇不以物害己一段推廣言之奚爲奚據以下四句言若何而可也便與屈原卜居文勢一同富貴壽善四等人也善惡名譽也疾作勤而作之也思慮善否爲職事而思其憂也惛惛老而不聰明也烈士爲名譽者也四段本同意皆以物害己者今旣說貴富壽三段了却以烈士一段如此發明變換語勢此文法也躡循與逡巡同爭則殘其形不爭名不成此兩句說破世故爲名而

至於殘其形不得謂之善矣。今俗之所爲以  
下結前四段也。舉群趨者言舉世群而趨之  
也。誣誣然必取之意可已而不已。故曰如將  
不得已。吾未之樂。未之不樂者。謂世俗所謂  
樂不樂。我皆未知如何也。此深鄙之之意。然  
我以無爲爲樂。而俗人反以爲大苦也。至樂  
在於無樂。至譽在於無譽。而世俗之人孰知  
無樂之樂。無譽之譽乎。然則天下是非果未  
可定也。雖然。惟無爲可以定是非。如此數句  
須識他文字。指向起伏。方見好處。幾存者言  
無爲則庶幾存其樂也。

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故  
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  
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  
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孰能得無  
爲哉。

此數行乃是收結前語。兩無爲相合而後能  
化生萬物。便是無爲無不爲也。無從出者不  
見其所由始也。殖生也。萬物皆在自然中生  
故曰皆從無爲殖。

此篇自天下有至樂至是無爲只哉一片文字起伏仰揚最好玩味

莊子妻死惠子吊之莊子則方箕倨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

通乎命故止也

形變而有生言先有形而後有此動轉者也釋氏曰動轉歸風便是此生字又曰在眼曰視在耳曰聽在手執捉在足運奔便是此生字四時行者有生必有死之喻也此一段乃是發明死生一貫之理鼓盆之說亦寓言耳且如原壤之登木而歌豈其親死之際全無人心乎若全無人心是豺狼也夫子尚肯與之友乎聖門之學所以盡其孝慕者豈不知生死之理乎原壤莊子之徒欲指破人心之



迷着者故爲此過當之舉此便是道心惟微  
不可以獨待於世所以有執中之訓莊列之  
徒豈不知此特矯世厭俗故爲此論耳李漢  
老因哭子而問大慧以爲不忘能情恐不近  
道大慧答云子死不哭是豺狼也此老此語  
極有見識其他學佛者若答此問必是胡說

亂道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  
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蹙蹙然惡之  
支離叔曰子惡之手滑介叔曰亡子何惡生者  
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  
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滑介即是滑稽之意這般名字豈不是撰出  
黃帝所休謂帝嘗休息於此柳瘍也今人謂  
生癩也想古時有此名字蹙蹙然惡之病中  
之意也假借者言此身乃外物假合而成也  
塵垢者言在造化之中至微而不足貴也釋  
氏所謂四緣假合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其意  
實原於此觀化者觀萬物之變也化及我者  
言我將隨造物而變化也前言蹙蹙惡之此

言又何惡焉前後之語似乎相戾蓋病而惡  
之亦人情思死生之理而知其本原便是道  
心爲主處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髡然有形擻以馬捶因而  
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  
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  
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  
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  
髑髏枕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辨  
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

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  
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  
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  
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  
識子欲之乎髑髏深曠蹙頰曰吾安能棄南面  
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

髡然空虛而堅固之貌從然從容自得之意  
諸子凡子所言也此段只說死生之理而擬  
出髑髏一段說也是奇特讀者當知其意若  
把作實話看便錯了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汝獨不聞耶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嚙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

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鱸鮓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饒饒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褚布袋也綆汲井之繩也譬力小不可以任

大之意命與形得於天者各有一定之分不可損益以古聖人之道而與齊侯言我又未能有以感動而化之則將有罪我之意此借顏子以譏當世遊說之士鳥之所食非人之所食以人之食而養鳥違其性矣此意只是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聖門只是一句他却撰出許多瀕洞說話御音迂迎而觴之也觴飲也壇音但與澶同水中沙澶之地故曰澶陸不一其能者言人才各不同也不同其事者言人各事其所事也隨其實之所有而得其名隨其意之所適而得其理故曰名止於實義設於適蓋言人各隨其分也條達者直截不費力也福持者言福常在也持保也非我所能而不為過分之事則不費力而常保其生無所患害其意止如此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據蓬而指之曰唯予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子果歎乎糧有幾得水則為蠶得水土之際則為蠶蟻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舄陵舄得鬱棲則為鳥足鳥足之根為蟻蟻其葉為胡蝶胡蝶胥

也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爲鵙掇  
鵙掇千日爲鳥其名爲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  
斯彌斯彌爲食醯願輅生乎食醯黃輓生乎九  
醯督芮生乎腐蠶羊奚比乎不斲文竹生青寧  
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  
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從見者因而見也攫蓬者彼在蓬草之中攫  
其蓬而指之也生而飲食曰養死而寂滅者  
曰歎却如此倒說此皆是筆頭弄竒趣汝與  
若指觸體也這歡字便是寥滅爲樂也種有

幾者言天地之間物之生生者種各不同下  
面把箇至微底說不是以小喻大蓋言雖大  
無異於小也便是無細無大無貴無賤之意  
其意固止如此而文字之妙絕出千古整齊  
中不整齊不整齊中整齊如看飛雲斷鴈如  
看孤峯斷坂愈讀愈好列子於中又添兩句  
便不如他省了兩句隘者水上塵垢初生苔  
而未成亦有絲縷相索之意但其爲物甚微  
耳鼃蟻之衣卽青苔也水土之際水中附岸  
處也附岸處例多而厚故曰衣此兩句說了

箇青苔却又就陵屯上說來陵屯卽田野中  
高處也陵馬車錢草也鬱棲糞壤也車錢草  
生糞壤之中則變而爲烏足草烏足之根又  
化而爲蟻螯烏足之葉又化爲胡蝶蟻螯蝎  
蟲也胥蝴蝶之別名也就蝴蝶下添此一句  
尤奇此下又說化生者竈下之虫有化生者  
名爲鴿掇軟而無皮無殼故曰若脫如今柑  
蟲然鴿掇又能化而爲烏乾餘骨鳥名也斯  
彌虫也口之流沫又化爲虫食醯蟻蠓也蠓  
蠓化而爲願輅願輅化而爲九猷九猷化而  
爲黃輓黃輓化則爲腐蠶腐蠶化則爲瞿芮  
此處以生乎字省了兩句文法也黃輓九猷  
腐蠶瞿芮皆虫名也此意蓋言萬物變化生  
生不窮無有盡時也上面一截說了却把箇  
至恠底結殺此是其驚駭世俗處莫把作實  
話看羊奚草名也草之似竹而不生筍者曰  
不筍又竹筍則可食此不可食也青寧蟲也  
程亦蟲也馬亦草名也如今所謂馬齒菜馬  
欄草人亦草名也如今所謂人參也人面子  
也分明是用許多草名却把馬與人字說於

意爲詭恠名字前後解者皆以爲未詳是千  
萬世之人爲莊子愚弄看不破也萬物之變  
如雀化爲蛤鷹化爲鳩腐草化螢鼠化蝙蝠  
何所不有入於機者言歸於盡也出機入機  
卽是出入死生也便是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莊子外篇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違命之情者  
不務知之所無柰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  
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  
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

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  
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  
者其爲不免矣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  
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  
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  
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地者萬  
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  
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生之所無以爲者言身外之物也如人生幾  
兩屐一口幾張匙是也知之所無柰何者言

人力所不及也。養形必以物有生必全其形。此世人之見也。然物常有餘而形豈長在形。雖能全而生者有盡。故曰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卽前所謂物莫足爲而不可以不爲是也。其爲不免者言爲與不爲之中皆不免於自累。欲免於自累非棄世不可也。棄世者非避世也。處世以無心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則我自我而世自世矣。正平者心無高下決擇也。猶佛氏曰是

法平等也。更生者與之爲無窮也。彼者造物也。與造物俱化日新又新。故曰與彼更生。至於此則盡矣。幾盡也能知此意則身外之事與其生者不待遺棄而自遺棄矣。精復者精神不散於外也。合則成體言四大假合而後成身散則復其初也。初者無物之始也。形精卽形神也。形神不虧則能變化。故曰能移移卽變化也。體道至此精而文精則可以贊造化矣。相天贊天也。此兩精字與形精字不同。反猶還以事之之還也。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  
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  
是純氣之中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子語汝凡  
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奚  
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  
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  
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  
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  
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物奚自入  
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

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  
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選物而不懼彼  
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  
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讎者不折鏃于雖有忤  
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  
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  
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  
於人民幾乎以其真

潛行不窒嘿運而無所障礙也行乎萬物之  
上而不慄如御風而行是也純氣之守守元

氣而純一不雜也知巧容心也果敢容力也  
言此事非容心容力所可爲也此語似爲迂  
闊而實有此理看今伏氣道人便可見貌象  
色聲謂有形迹也萬物之物皆拘於形我若  
有迹則與物同耳則何以至乎未有物之先  
人之局於一身而不能見乎萬物之始者皆  
是以迹自累故曰是色而已色即迹也貌象  
聲色上面本有四字到此即舉其一文法也  
造物者無形故曰物之造乎不形無終無始  
一而不二故曰止乎無所化化易也言其無

所變易也得是而窮之者造化之理也言得  
此造化之理而窮盡其妙則去乎有物之物  
遠矣故曰物焉得而二焉淫亂也不定也不  
淫之度一定之法度也無端之紀無物之初  
也紀即理也萬物之所終始造化也壹其性  
純一不雜也合其德渾全不離也與造物爲  
一故曰通乎物之所造曰天曰神即此理之  
在我者也無卻無間也在內者既全而無間  
則外物奚自入焉選物而不懼言雖爲物所  
選觸而其神不動故不懼也醉者墜車之喻

極爲精密藏於天故莫之能傷卽前篇不以  
物害己一段所謂無爲是也鑊干傷人飄瓦  
中人而人不怒之者以其物之無心也此二  
句卽是無心之喻其言極有理天下平均者  
言行於天下無好惡也爭則有攻戰殺戮之  
事我無心矣無所爭矣又安有此事哉人之  
天猶有心也天之天無心也開明之也德生  
者自然之德也開人之天心猶未化心未化  
則六根皆爲六賊况外物乎不厭其天言不  
弃其天理也不忽於人者言人事之有爲者  
未嘗忽之而不爲但爲之而無容心耳如此  
則近於真實之理幾近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疴僂者承螭猶掇之也  
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  
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  
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櫛株  
枸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  
多而唯螭翼之知吾不反不測不以萬物易螭  
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  
乃疑於神其疴僂丈人之謂乎

承蜩持竿而粘蟬者也累丸於竿首自二至五而不墜則其凝定入神矣郭象下兩箇停審字亦自好榘株拘今所謂木椿也榘椿也株木之名也拘定也想古時有此三字不反不測止是凝定也當承蜩之時其身如木榘而不動其臂如槁木然其心一主於蜩而不知有他物純一之至也用志不分其志不貳也凝於神凝定而神妙也此雖借喻以論純氣之守而世間實有此事今世亦有之但以爲技而不知道實寓焉痾僂背曲者也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耶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没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鈎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觴深淵名也游拍浮者也没人泅而入水也

善沒之人視水如平地則不學而能操舟矣  
覆却萬端而不動其心故曰不入其舍心者  
神明之舍也注射也射而賭物曰注王欽若  
曰以陛下爲孤注卽此注字以瓦爲注則全  
無利害輕重之心以鈎帶爲注則已有顧惜  
之意矣以黃金爲注則愛心愈重而易賭矣  
矜憐惜之意也射者之巧其心本一而有所  
顧惜則所重在外而內惑矣惑則雖巧有時  
而拙矣旣答其問又以此喻結之不特二喻  
皆極天下之至理看他文勢起結亦自奇特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賢學生吾子  
與祝賢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  
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  
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  
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  
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  
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  
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  
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  
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拔箕掃箒也拔猶根拔之拔操拔箕以待門  
庭供弟子灑掃之職也牧羊本聽其自然若  
行者在後而不逐其群則鞭之此意便謂循  
天理而行亦必盡人事也單豹隱者而見殺  
於虎張毅往來富貴之家雖無虎傷之患而  
胸中狂燥以內熱而自殞皆在人有所未盡者  
不可委之天此段於學道者已分上最爲親  
切推此則知莊子前後說天道人道之意先  
設喻後以二事實之文勢亦奇

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  
若得其名必極

無入而藏不專於主靜也無出而陽不一於  
動也柴立無心而立之貌其形如槁木是也  
動靜無常不倚一偏故曰立其中央三者言  
上三句也盡此三句則可名爲至人矣故曰  
三者若得其名必極極至也

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  
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  
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

以畏塗喻衽席卽蛾眉伐性之斧之意此示

人室慾之戒在子此語雖聖賢聞之亦必爲之首肯此亦異端之學乎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犧汝十日戒三日齊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爲之乎爲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楯之上聚僂之中則爲之爲彘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

玄端冠也犧芻養之也尻猪之後也豚猶篆也楯杙也杙之有文者曰豚楯僂曲也曲而可以聚物者畚筥之屬也前篇編薄曰編曲則知此亦竹器也左宣公二年宰夫膾熊蹯不熟殺之實畚卽此類也生有軒冕之貴或以刑戮而死置其身於跌躓之上畚薄之中亦甘心焉卽退之所謂處汙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是也爲彘謀如彼而自爲乃如此此語可謂善喻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諛詒爲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

傷公夫忿瀟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上而不  
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  
下中身當心則爲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  
沈有履竈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  
之下者倍阿鮭蠶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沃陽  
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峯山有夔野有方皇澤有  
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  
大如轂其長如轆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  
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  
戰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  
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此一段與杯蛇之說相類但此說較奇特談  
詒猶今嘔噦之聲氣逆之病也忿瀟即鬱結  
也病在身之中而當其心今人所謂中管之  
病也沈溝泥之中也履神名也髻亦神名也  
煩壤糞壤也雷霆亦鬼名也倍阿鮭蠶屋中  
東北方之鬼名也沃陽屋中西北方之鬼名  
此以上言人家中所有鬼物之名罔象水中  
之神名也峯小丘埴之神名也夔山之神名  
也徬徨野中之神名也委蛇大澤中之神名



也桓公所見者在澤故獨問委蛇之狀桓公始疑爲妖故懼而爲病今日見者必霸故喜而病自去矣戰然笑之貌也此事之喻又與見豕負塗載鬼一車者不同然聖人旣以此語入之文辭則是世間必有此事亦不足怪也

紀消子爲王養鬪鷄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聞嚮而應見影而動則是此心猶爲外物所動也疾視而盛氣言其神氣已旺疾視而不動初言虛憍而恃氣則其氣猶在外此言疾視而盛氣則氣在內矣疾字有怒之意即直視也却與匹夫按劍疾視不同望之似木雞則神氣俱全矣此言守氣之學借雞以爲喻耳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鼃鼃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

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將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此段亦與前言操舟意同並流汨流也故本然也孟子曰言性者故而已矣性命自然之理也齊者水之旋磨處也汨湧汨處也出入隨水上下也從水之道而不爲私順而不逆之意生於陵則安於陵長於水則安於水皆隨其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性命三字初無分別但如此作文耳若以生長字強求意義則誤矣

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齋以靜心齋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齋五日不

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鑿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鑿似夾鍾此雖注家之說然鍾以金爲之豈削木所能成愚按大觀類篇曰鑿鍾鼓之拊也是乃筍簾之類所以縣鍾鼓也筍簾之形爲鳥爲獸刻木爲之極其精巧考工記中可見驚猶鬼神言精絕非人所能爲也耗氣者氣不定也齊以靜其心而後定不懷爵祿不懷非譽忘其四枝謂純氣自守而外物不入也無公朝者亦不知有朝廷矣唯其如此故我之巧心專而外物之可以滑亂吾心者皆消釋而不留入山林觀天性觀木之性也木之形軀各有成象皆若見成者然後取而用之加手取也以我之自然合其物之自然故曰以天合天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

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馬果敗而反  
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  
曰敗

六轡如組織而成文也御之巧如織然故曰  
文弗過鉤御馬而打圍也鉤百而反言百轉  
也馬力竭而馳之不巳御者雖巧必敗人之  
自用又豈可過勞其神乎此一喻極爲的切  
極爲端正

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  
靈臺一而不桎

到此又散說數句倕爲共工故曰工倕旋轉  
也以手旋轉畫而爲圓也言工倕制器之時  
旋轉其手其圓便如蓋然自中規矩考工記  
云蓋之圓以象天也蓋乃至圓之物故取以  
爲喻非謂其實爲蓋也如吳道子畫佛像圓  
光只一筆便成遂入神品卽此類也器圓不  
用規只以手畫之其技入神矣指手指也指  
與物化猶山谷論書法曰手不知筆筆不知  
手是也手與物兩忘而略不留心卽所謂官  
知止神欲行也故曰不以心稽稽留也或曰

圓則中規何以曰矩殊不知圓之中自有矩  
圓而不中矩非圓矣今匠者削木爲圓必先  
取方便見規矩不相離之意所以曰規圓生  
矩靈臺心也一純一也不桎不拘礙也  
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  
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  
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適安也足安於履要安於帶若無物然故曰  
忘足忘要會猶造也造道而至於適則內境  
純一而無所變雖與物應接乎外而亦不知

其所從事者矣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言久  
則併與適亦忘之譬如足初躡履見其恰好  
則知有履之適着之既久不復有初時見其  
恰好之意是忘適也此以人之常情而喻乎  
道須自體究便是得莊子盡物理處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  
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  
君不遇世賓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  
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  
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徨乎塵垢之

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  
今汝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  
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天  
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  
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  
嘆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  
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  
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  
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  
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

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大牢以饗之奏  
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  
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鳥者宜棲之深  
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  
歎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  
鼙以車馬樂鳩以鍾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賓於鄉里擯棄於鄉里也明汙自別於汙俗  
也飾知驚愚脩身明汙言其有心求名以自  
異也若揭日月著其名也彼固惑而來矣彼  
之來本自惑非先生惑之又何罪於我歎啓

小孔竅也言其所見之小也寡聞學之淺也其見本淺吾語之太高彼安得不驚疑自惑乎此意蓋譏當時之學者以其所見者小而未知大道也食以委蛇言使之自得而食也委蛇自得也鳥養之喻已見至樂篇

莊子外篇山木第二十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耶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

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

不材全其天年前此屢言之矣今添鴈以不材見殺之說又自一意蓋言材與不材皆猶有形迹故未免於自累必至於善惡俱泯無得而名斯爲全其天也乘道德者順自然也一龍一蛇猶東方朔曰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也用捨隨時我無容心故無毀亦無譽專爲則有心矣無肯專爲卽無心也上下進退也和順也量則也度也以順自然爲則或

上或下皆可萬物之祖萬物之始也此神農黃帝之所能故曰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萬物之情此私情也傳習也人倫之傳人類之傳習也此以下數句曲盡人情有合則有離所謂世間無不散筵席也有成則有毀言不有所廢君何以興也露圭角者必至於自摧挫居人上者必爲人所指議有心於事爲其名必虧人之惡其成樂其敗者衆賢者於此將爲全身之計則必有計度思慮故曰賢則謀小人患失無所不至則爲奸爲欺而已矣故



曰不肖則欺處乎世間事不曰人何可自必  
故曰胡可得而必哉悲夫者嘆世俗之不美  
人事之無常危機之可畏也此語切於人身  
故囑其弟子識之勿忘唯順乎自然則可以  
自免故曰其唯道德之鄉乎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  
憂色何也曾侯曰吾學先生之道脩先君之業  
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  
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  
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  
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䟽於江湖之上而求  
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罪何  
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  
吾願君剝形去皮涵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  
居然安然也於此用之有無因而得患之意  
謂不應有憂患而不免於憂患也隱約僻處  
也居於深僻之中雖有饑渴出而求食於江  
湖之上猶且避人而與之相䟽遠也胥相也  
此退之所謂俛而咏仰而四顧深居而簡出  
者也以皮自累言有名有位於世皆能惹禍

也此言甚切人心涉世深者方知之  
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  
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  
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  
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  
輔而行

前言無人之野卽無物之始也此又以建德  
之國名之看此一段今人禮爭土其源流在  
此戰國之時南越未通中國故借其地以爲  
名初無他義知作而不知藏言耕作以自食  
而無私蓄也未有禮義之名故曰不知義之  
所適不知禮之所將將行也猖狂妄行從心  
所欲皆合乎道故曰蹈乎大方與道相輔而  
行謂以慕道之心自相勉勵而欲至於此國  
也

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  
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爲君車君曰彼  
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  
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  
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

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

無形倨不有其身也無留居不有其國也能辦此心則可以往故曰以爲君車心無所求則無所不足故曰少費寡欲雖無糧而乃足涉江浮海望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只是遊無窮三字如此敷演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此句最爲深妙言學道之人既悟之後向之所資以自悟者如人之餞送登舟至於海崖皆已反歸矣擊竹而悟捲簾而悟皆其送者也譬如見舞劍而善草書始因劍而悟之既悟則劍爲送者矣讀書亦資送者也

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游世其孰能害之

有人者以我而役物也見有於人我爲物所役也二者皆非自然之道若堯則不以己役物亦不爲物所役故曰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大莫之國冲漠太虛之地卽無人之野建德之國也以此結上章也語意旣足乃以譬喻繼之

方舟兩舟相並也我舟方行而爲虛舟所觸舟旣虛而無人故雖觸我而不怒忽有一人而在虛舟之上則必呼其人使之張歛之張攖開也歛歛退也呼而不應至於三度則必

叫罵之無人虛也有人實也向也無人則不怒今也有人則不能不怒人情然也此喻極佳蓋言我若無心則與物自無忤遊於斯世而虛其心又何患害之有旣說一大段却把此譬喻結便是文字首尾起結之法列子有同此段

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歛以爲鍾爲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旣彫旣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

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強梁隨其曲傳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歛而毫毛不挫而况有大塗者乎

歛民之財以鑄其鍾先祭而後鑄故曰爲壇三月而成鍾有架所以懸鍾也架有兩層故曰上下縣此言編鍾也何術之設者言用何術而成此之速一純一也循自然之理終始純一而無所雜於其間故曰一之間無敢設猶言此間別着不得一件也既彫既琢復歸於朴言去圭角而歸於自然也侗乎無識之

貌儻乎若怠若疑無容心之狀也或往或來無將無迎故曰萃乎芒乎萃塊然之意芒無物之狀來者勿禁往者勿止言順其自然而無迎無送也強梁去而不順者曲傳回而附我者我皆隨之聽之任其如何也自窮者自至也言或順或逆要終皆不求而自至故曰因其自窮我雖賦歛而於人無一毫之傷故曰毫毛不挫大塗者言此是順事坦然而行但以無心處之故能速辦也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吊

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  
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爲鳥  
也𦉳𦉳𦉳𦉳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  
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  
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  
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  
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  
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隳  
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  
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  
迹捐勢不爲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  
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  
其弟子逝於大澤衣裘褐食杼栗入獸不亂群  
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况人乎

子惡死乎言處此瀕死之患難其心亦厭惡  
之乎不死之道言自得而無禍患也意怠今  
之燕也𦉳𦉳𦉳𦉳飛之貌也引援群飛也迫  
脅而棲近人而爲巢也進不爲前退不爲後  
言其往來不爭也緒棄餘也取蟲而食世所  
棄餘也不斥不多也雖爲行列而不如鳥鴈

爲群之多各依人家外人亦不害之直木甘  
井以聲名自見之喻也大成之人大道之士  
也自矜伐者必不能成功以功名自喜者終  
必自在墮黷皆自損也還與衆人言退而與  
衆人同也順道而行黜然自晦故曰道流而  
不明所居之時雖得行其志而不以聲名自  
高故曰居得行而不名處不處不有之也純  
純常常一也比於狂若無心也削迹捐勢不  
以功名爲意謂無迹而化也我不責人人亦  
忘我此至人也至人則欲無聞於世子又何  
以名爲喜乎末後數語便與食豕如食人處  
同借孔子之名以申其說此重言也

孔子問于桑雱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  
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  
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雱曰子獨不聞假  
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  
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  
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  
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  
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

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  
交甘如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  
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  
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  
子桑雥雥卽尸也假人假國之人也棄璧負  
子此喻最佳天合者必常相收聚利合者必  
相棄背君子之交淡而親小人之交甘而易  
絕皆說盡人世情狀此語雖入之語孟亦得  
無故以合則無故以離氓詩便可見也此一  
句又是一箇好條貫無挹於前者不拘目前

挹拜之禮而其相愛之意愈加進也

異日桑雥又曰舜之將死真冷禹曰汝戒之哉  
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  
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  
物

冷音零曉也以真實之道而告之禹故曰貞  
冷緣因其自然之意率循其自然之意不離  
與道爲一也形我也文身外之物也不以身  
外之物而待我故曰不求文以待形今人宴  
客曰待客此待字之意也不以身外爲文華



則無所資於物矣故曰固不待物此待字又是不用之意三箇待字自作兩義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縻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柝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也及其得柝棘枳拘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

可得耶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

大布粗者也縻帶也正帶中結也係履履弊而以索穿之也憊病也攬把之也蔓纏繞之也此兩字狀猿之在木自是不苟王長言其志盛意得也柝棘枳拘有刺之木也振動恐也不柔之上着箇加急字自是好醫書有頭項強直之證是加急而不柔也以之狀猿尤精神徵也夫言以比干之事比之則見其證驗此三字亦奇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

擊槁枝而歌焱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  
聲而無宮商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  
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進大  
也愛已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  
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  
誰乎

槁木几也槁枝策也齊物篇所謂策枝是也  
以槁枝擊槁木故曰有其具雖擊而無節奏  
故曰無其數無宮商言不合五音也木聲擊  
者也人聲歌者也犁然端的之意廣已尊我  
也以尊我之意而求之則所造者無畔岸故  
曰恐其廣已而造大也以愛我之意而思之  
則必至於哀傷故曰愛已而造哀也造音挫  
人與天一也言在我者皆天理也今之歌者  
非我也故曰其誰乎

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極  
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  
謂也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  
况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  
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

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鷓鴣，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鉅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天損窮時也，無受者貧而樂也。人益者富貴之也，無受者富貴而不淫也。尋常之論則以處富貴而不淫爲易，貧而樂爲難。莊子却如此反說，極有意味。言天損之時，事不由己，雖欲不受，如之何而不受？不容不安，貧也。故曰：易人益者，如富之日，至名位之日，高日增，月益我，欲辭而不能，所以貴不期驕而自驕，富不期侈而自侈。故曰：無受難，窮極窮塞也不行，推不去也。運物運氣也。泄發也。運物之泄，氣數之往來天也。吾亦與之俱行，亦與之俱泄。故曰：偕逝，卽所謂與時偕行與時偕極也。君命其臣，且不得違天之命，人何可違乎？此

無受易之意四達謂意之所向無所窒碍也  
始用謂此意纔萌則事隨以集而無窒礙也  
並至而不窮交至而不已也我不求物之利  
而利自至故曰非己也爵祿皆自外而至時  
命使然故曰吾命存在外者也無功而祿君  
子耻之視之如盜竊吾雖欲不取之而有推  
不去者公孫賀拜相而哭非無受人益難乎  
鷓鴣卽意怠也不給視者不足視也非其所  
宜處之地雖目有見亦以不足視而去之果  
實之落必懼而飛恐害己也故曰棄之而走

其志雖畏避於人而乃與人相近而居故曰  
襲諸人間襲入也社稷祭祀之地雖居可畏  
亦無可取人自敬而存留之如燕在人家雖  
無益亦無害而人亦容之言處富貴之人若  
能如鷓鴣之無益亦無害則亦無譏惡之者  
然旣曰富貴矣安能無益而無害故曰難無  
始而非卒者言不知其始不知其終也萬物  
之變化更相禪伐孰知其終孰知其始但居  
中以待之而已正中也謂處造化之中也何  
謂人與天一邪人者天所生故曰有人天也

天亦造化爲之故曰有天亦天也性者天命之性也此性字與生字同在人之性生而有者皆得於天豈人所得而預之聖人惟知人之所不能有故處之安然盡吾身而已孟子曰是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即是人之不能有天性也晏然安然也安時而處順以終其身故曰體逝而終矣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穎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般不逝目大不覩褰裳躩步執

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詳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蘭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游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穎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

雕陵地名也樊園之蕃籬也感周之穎飛從

額前過也殷大也逝往也翼大而不能往目大而不能覩逐物而自迷之狀執彈而留之將以取之也螳螂因蟬意在一得而忘其形異鵲又利螳螂而忘其真故有不逝不覩之狀螳螂與雀異類而相召也皆忘其形忘其真相累也虞人守園者評罵之也不庭不出其居之庭也守形養生者也我爲養生之學忽因逐鵲而忘其身是以慾而汨其理也濁水喻人欲也清淵喻天理也夫子老子也入國問俗問禁也故曰入其俗從其俗他人之

園而我誤入是違禁也以吾爲戮言爲虞人所辱也此段蓋言物無大小有所逐者皆有所迷此乃學者受用之語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美者自美自矜誇也惡者自惡慊然自以爲不足也行賢而去自賢之行謂有賢者之德

而無自矜之行則隨所往而入皆愛樂之此一節亦是受用親切處看此數篇或以外篇爲非莊子所作果然乎哉

莊子庸齋口義卷第六

